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第四辑



霍乱时期的爱情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徐鹤林 魏民 译

漓江出版社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出版说明

诺贝尔文学奖是当前国际上影响颇大的一种文学奖。为了帮助读者开阔视野、认识世界、了解诺贝尔文学奖情况、和研究、借鉴外国文学，以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特编辑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本丛书择要介绍较能体现获奖者思想艺术特点的部分作品，分辑陆续出版。每书均有专业研究人员撰写的“前言”，后附“授奖词”和“受奖演说”。

责任编辑 吴裕康

装帧设计 邬永柳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霍乱时期的爱情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1982年获奖)

徐鹤林 魏民 译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2.5 插页5 字数280000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1450册 (内精装1450册)

ISBN 7-5407-0206-0/I·161

统一书号：10256·335 定价：平装3.10元

精装5.10元

· 译本前言 ·

奇异爱情中的历史画卷

徐鹤林

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我国读者熟悉的拉丁美洲作家。他的《百年孤独》，作为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之一，已为不少人所熟悉。《霍乱时期的爱情》是他新近发表的作品。

顾名思义，《霍乱时期的爱情》写的是爱情，但是它又不是一部情意缠绵的爱情小说。它寓社会政治于爱情之中，再现了加勒比地区的事事沧桑。小说的时间跨度为五十余年，即从19世纪的80年代至本世纪的20—30年代。这段时间正是哥伦比亚社会动荡的年代。作者以爱情为主线，巧妙地穿插进了危及这个国家的三大灾难：战争，疾病，人为的破坏。

从上世纪到本世纪20—30年代，战争一直是哥伦比亚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角。据历史学家统计，在19世纪内共发生27次战争，其中最后一次持续到了20世纪初，即小说中出现的“千日战争”。在保守党和自由党之间进行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是可想而知的。小说没有直接描

写战争，但是它的阴影却随时可见。某个情节发生或某个人物说话的时间，往往用“那么多战争中的某一次”作为限定。甚至连学生都穿上了“不知从哪次战争中弄来的军装”，并且携带着武器上学，为任何一点小事也会开枪射击。战争的频繁及其波及范围由此可见一斑。

疾病，即小说中所指的霍乱，是第二大危害。作者不惜笔墨大肆渲染霍乱流行时的阴森恐怖气氛，给人一种压抑窒息的感受。乌尔比诺家父子两代人都同霍乱开展斗争并收到了不同的效果。老乌尔比诺医生单枪匹马，在抢救病人时，不幸自己也染上了霍乱并因而丧生。在描写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医疗中，小说意味深长地不是把重点放在治病本身，而是把笔锋指向产生疾病的根源——愚昧落后的生活习惯。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在发现了这种根源之后，从治本着手，改变了当地不卫生的习惯和陈腐的偏见，才控制住了霍乱的发生。应该看到，这种愚昧落后正是数百年的殖民统治和连年战争所带来的后果。小说里没有这样明说，但读完小说后就会有种联想。

人为破坏的灾难是通过人物的回忆表现出来的。同一条河流在前后相隔五十年的两次旅行中，呈现出两幅完全不同的景象。五十年前，河面开阔，两岸树木成林，林中和水中动物成群，轮船驶过的沿岸村镇一派繁华欢乐的景象。五十年后，由于人类自己的破坏，河道堵塞，树木伐尽，动物灭绝，两岸的村镇也只剩下了断墙残壁。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生态失去平衡，受害的是人类自己。

小说写的是爱情，弗洛伦蒂诺·阿里沙和费尔明娜·达萨及其丈夫，这三个人物的生活构成了主要线索。围绕这条主

线，作者描写了爱和情的种种表现形式。哥伦比亚著名评论家安东尼奥·卡瓦耶鲁认为这部小说是一部完美的爱情专著。

费尔明娜·达萨对弗洛伦蒂诺·阿里沙的感情经历了两个不同的过程。年轻时当她收到他的第一封情书时，她先是惧怕，继而又炽热地追求起来。他们虽然只在一起谈过两三分钟的话，仅仅通过书信、电报联系，她却自以为是在热恋之中，甚至不顾相依为命的父亲的威逼。但是当她旅行回来，思想和感情稍见成熟之后，第一次见到他，就一口回绝了他，因为她认为，他们之间的一切仅仅是一种梦幻而已。五十年后，当她回忆这段经历时，她感到那是一段纯真美好的感情，但决不是爱情。在她成为寡妇的第一夜，当他又一次向她表白自己始终不渝的爱情时，她就只能感到气恼了。她后来投入了他的怀抱，并不认为现在老态龙钟的这个他，就是年轻时与她通信的那个他的继续。她没有把他们看作是同一个人，更不是旧情的萌发，而是新建立的感情。因为在她寡居的几年中，她对他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产生了新的感情。是他使她从寡居的悲痛和孤独中振作起来，又是他在她蒙受不白之辱时，为她匡扶了正义，使她敢于面对严酷的现实，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追求幸福。

费尔明娜·达萨20岁时回绝了弗洛伦蒂诺·阿里沙之后，嫁给了出身名门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为什么要嫁给他，这是她永远也无法回答的问题。他们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五十年。在社交场合，在公众的心目中，他们是完美的一对。实际上，他们是一对没有爱情可言的夫妻。他为她提供的只能是“地上的东西”，而她只是尽一个妻子应尽的义务。就思想感情而言，他们没有真正融洽过。婆婆家的清规戒律使她窒息，

· 译本前言 ·

丈夫的家长式统治和控制使她感到压抑和恼怒，繁杂的家务使她感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高级奴仆而已。她终于向丈夫喊出了：“你认为我是幸福的吗？”她感受不到爱情的炽烈和幸福。年轻时追求的爱情之梦变成了泡影。进入老年以后，她与丈夫相敬如宾，但他们心里都很明白，这是两位老人间的相依相靠，也不是爱情。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临死之时，对妻子说：“上帝知道我多么爱你！”实际上，从他第一次见到费尔明娜·达萨时起，使他中意的是她闺秀的丽质和略带山野气息的性格，他需要一个能扶持他公共形象的支撑点。从新婚第一夜起，他就明白自己并不爱她，而她也只是个尽妻子义务的妻子。因此他们之间没有爱情，他屈从于母亲的刻薄、妹妹们的怪癖，听任费尔明娜·达萨在窒息的气氛中煎熬受苦。他认为：对于婚姻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幸福，而是稳固。倘若婚姻并无爱情作基础，哪来的稳固？于是只好由一方或双方委曲求全，以维持这种表面的稳固。在长达五十年的共同生活中，在双方心头凝聚起来的是随时都会爆发的仇恨。小说里描写的肥皂之争，既使人感到可笑，又让人回味无穷。

爱情可以虚构，可以替代吗？小说里另一个主要人物弗洛伦蒂诺·阿里沙的所作所为对这个问题交了一份不光彩的答卷。他囿于私生子的地位和贫苦的生活，养成了沉默寡言和内向的性格。如果说他年轻时对费尔明娜·达萨的爱是纯洁和真挚的，那么在他遭到她的拒绝后，他就渐渐地步入了歧途。不可否认，费尔明娜·达萨的拒绝给他带来的打击是巨大的，在旅行中他被人强暴地夺去童身则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一方面他的心里始终想着费尔明娜·达萨，爱着她，甚至为她做出了常

人难以做到的事情；另一方面，他那被扭曲了的心理却促使他成了花街柳巷的风流客。他勾引女人，同寡妇私通，妄图用一切他能得手的女性来代替费尔明娜·达萨的位置。但是他保持着自己的自由，终生未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有朝一日仍旧可以同费尔明娜·达萨再叙旧情。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猝死之后，他急不可耐地向她表明心迹；又一次遭到拒绝之后，他悲痛欲绝。但是他终于通过对人生、老年、爱情的思考打动了她的心，使她投入了自己的怀抱。然而，这时的他已经不是五十年前的他了，当他无耻地对她说“我为你保持了童身”的时候居然脸不红心不跳。如果说，在五十多年前，他确实有过纯真的爱情，那么在五十余年后的此时此刻，他已经完全失去了享受这种爱情的权利。

《霍乱时期的爱情》发表后在拉美文坛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第一版就出书120万册，连篇累牍的评论就是个很好的证明。显而易见，这部作品的风格不同于作者以往的风格。在这部小说中，堪称魔幻现实主义大师的马尔克斯几乎将魔幻现实主义摒弃已尽，只剩下了片言只语。这是部现实主义的作品，但并非魔幻。作者采用了19世纪传统小说的手法。小说没有晦涩难懂的情节，让人弄不清来龙去脉；又没有深奥古玄的哲理，让人看了不知所云；也没有石砌岩叠的结构，不会让人翻开书后就象进入了一个迷宫，甚至不知道这一段接哪一段，这一句接哪一句。它有一种清晰明快的风格。就小说的时间而论，它也并不完全是顺时发展的。它在倒叙中插入回忆。小说共分六部分，第一部分可以直接接上第六部分，中间四个部分叙述的事件都是发生在第一部分之前的。各部分在时间情节上都不能完全分开。经作者巧妙安排，读者可以顺顺当当地从第

· 译本前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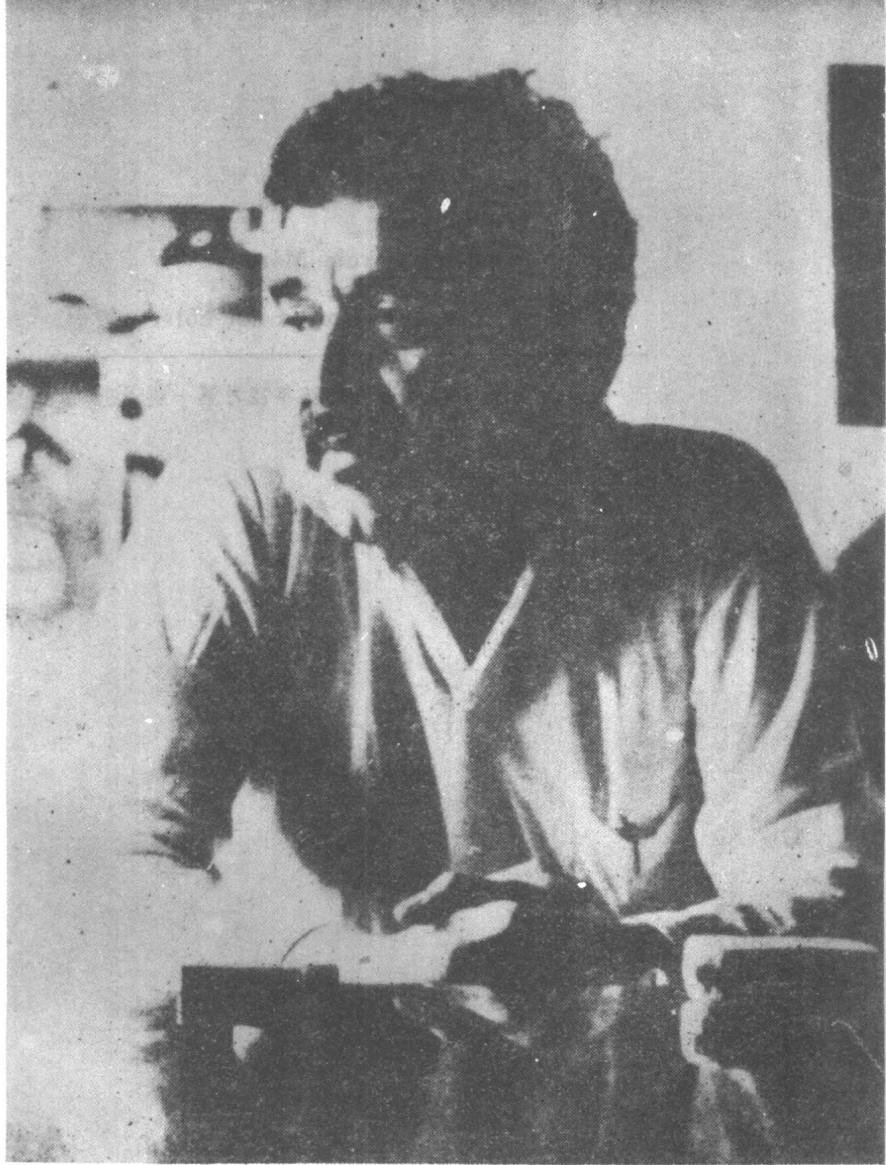
一页读到最后一页。同时作者又善于穿插进一些情节，如写到花会赛诗节时，安排了一名中国人获奖，从而引出一番对中国移民情况的描写。它又不同于19世纪欧洲的传统小说，因为从这部小说对加勒比海城市及世俗风貌的描写、对热带丛林及河流沿岸景象的描写以及人物的处世和心理，都可以看出它是道地的拉美小说。爱情是文学创作中久盛不衰的题材，作者赋予它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开拓了它的面，挖掘了它的深度，这是本书的重大成就。

马尔克斯本人并不承认魔幻现实主义这一说法。他的新作又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正因为如此，他和他的作品要比同时代背离现实主义，或者借现实主义之名行其它什么主义之实的同行要高出一头。

献给梅塞特斯，理所当然。

这些地方气象万千：
它们已有王冠仙女。

——莱昂德罗·迭亚斯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1928— ）
（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目 录

• 译本前言 •

奇异爱情中的历史画卷……………徐鹤林

霍乱时期的爱情

第一章……………	(1)
第二章……………	(55)
第三章……………	(110)
第四章……………	(174)
第五章……………	(240)
第六章……………	(299)

• 附录 •

授奖词……………	拉尔斯·吉连斯顿 (376)
受奖演说……………	加西亚·马尔克斯 (380)
生平年表……………	(387)

第一章

无法回避，苦巴旦杏的气味总是使他想起爱情受挫的命运。当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跨进依然昏暗的房间时，他就闻到了这股气味。他是急着赶来处理一件事情的，多年来，他早就认为这类事情不再是什么紧急事了。赫雷米亚斯·德圣阿莫尔是来自安德列斯群岛的逃亡者，在战争中双腿致残，是儿童相片的摄影师，也是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至交棋友。现在，他用氰化物的烟雾使自己得以从记忆的长河中解脱。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看见尸体上盖着一条毯子，仍然躺在生前一直用来睡觉的行军床上，床边有一张小凳，凳上放着使毒药汽化的小桶。地上，一条胸脯雪白的大黑狗四脚僵直，被一条绳索绑在行军床的床脚上，旁边还放着箱子及大包小包。空气混浊和杂乱无章的小房间是卧室兼工作室。晨曦穿过一扇打开着的窗户透进来，房间里立刻明亮起来。这束光线使人们确信了死亡的威力。其它几扇窗户和房间里所有的隙缝都用破布或黑色马粪纸堵得严严实实，这更增加了死亡的压抑感。一张桌子上到处都放着没有标签的小瓶子。一盏包着红纸的普通灯泡下面有两桶融化了的白蜡，放着定影液的第三只桶就放在尸体旁边。到处都是过期的报纸杂志，玻璃片上的底片，损坏了的家具。但是，一双勤劳的双手却使它们一尘不染。虽然，窗

外吹进来的清风使房间里的空气清新了一些，但是，内行人还是能闻到继续弥散在房间里的一丝淡淡的、受挫爱情的苦巴旦杏气味。

虽然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没有未卜先知的勇气，但是他却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那儿不是一个向上帝献身的合适地点。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把这种混乱的状况猜想为可能是顺从了天命的秘密旨意。

当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还在赶来的途中时，一位检察官和一个正在市医院作实习法医的很年轻的医科学生已经先他到达了。他们打开了房间的窗户，并用毯子把尸体盖好。这时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也赶到了。两人向他致意的时候，伤感的情绪甚于尊敬，因为大家都知道，医生和赫雷米亚斯·德圣阿莫尔是莫逆之交。这位优秀的医生象每天早晨的普通诊疗课开始之前对待所有的学生那样同二位握了握手，接着用食指和拇指的指尖，象捧鲜花一样拉起了毯子的一角，不慌不忙地神圣地把毯子一寸一寸掀起来。尸体全裸着，蜷曲的身子已经发僵，眼睛睁着，瞳孔透明，泛青的皮肤上长着一层黄色的毛发，看上去好象比昨天晚上又老了五十多岁。尸体的肚皮上横着一条旧疤痕。由于长期使用拐杖，他的双手和臂膀象划船的苦役那样健壮，但是无用的双腿却象儿童的细腿一样。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在他多年同死亡进行的收效甚微的斗争中，很少象现在这样怀着沉痛的心情来观看一具尸体。看了一会儿后，他说：

“完了，最糟糕的事已经过去了。”

他在尸体上盖好毯子，又恢复了一副学院式的高傲神态。去年是他的八十大寿，正式庆祝了三天。他在致答谢词的时

候，又一次抵制了退休的诱惑。他说：“我死的时候，将有足够的时间休息。但是这种意外之事还没有列入我的议事日程。”虽然他右耳的听觉日益减弱，并且为了掩盖步履的蹒跚而拄着银质手柄的手杖，但他仍然穿着年轻时的服饰，一套亚麻布的西装，怀表的金链横挂在胸前的背心上。珍珠母色的胡子和梳理得非常熨帖的同样颜色的头发从中间分开，忠实地体现了他的性格。为了弥补令他不安的日益衰退的记忆，他尽可能随时在零星的小纸片上记事，结果弄得身上各个口袋里全是乱七八糟的纸片而不知所云。他不仅是城里最年长和最杰出的医生，也是城里穿着最讲究的人。但是，他过于炫耀智慧和绝非无知地运用他的姓氏影响力的方法，使他得到了少于应该得到的好感。

他对检察官和实习医生的指示迅速和明确。尸体不必解剖了。房间里的气味足以证明死亡的原因是由于桶里的氰化物在某种照相用酸的作用下散发了出来。赫雷米亚斯·德圣阿莫尔对此是十分精通的，所以决不会是意外事故。对于检察官的不同看法，他则以其最典型的不客气方式予以制止：“请您不要忘记死亡证明书是由我来签署的。”年轻的实习医生感到很扫兴，因为他还没有机会研究过尸体里金氰化物的作用。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对没有在医学校里见过这位年轻人而感到奇怪，但是年轻人那腼腆的样子和安第斯山区的口音使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马上就明白了：也许年轻人刚到城里来。他说：“不久的将来，您会在这里有机会遇上为一个为爱情而发疯的人的。”说完这句话后他才发现，在他记得的无数自杀案中，这是首例不因爱情受挫而死于氰化物的自杀案。在他惯常的口气中，有了轻微的变化。

“当您遇上这类事情的时候，”他对实习医生说，“请注意，在他的心里总会有砂子的。”

接着，他又象对待下级那样同检察官讲话。他命令检察官免去一切手续，让葬礼在当天下午尽可能秘密地进行。“我会对市长说的。”他说。他知道赫雷米亚斯过着原始人一样的简朴生活，而挣的钱却远远超出生活所需，因此，在房间里的某个抽屉里想必有足够的钱应付葬礼的开支。

“不过，如果找不到的话，也无关紧要，全部费用由我来支付。”他说。

他让告诉报界，摄影师之死属于自然死亡，虽然他也认为报纸不会对这条消息感兴趣。他说：“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去同省长谈。”检察官是位严肃和普通的职员，他知道胡维纳尔医生办事认真的态度曾经激怒过医生自己最亲密的朋友，所以他对医生轻描淡写地想免去一切法律手续而急于安葬死者的做法感到惊奇。他唯一没有苟同的是去向主教请求，把赫雷米亚斯·德圣阿莫尔葬在基督教徒墓地。检察官自惭形秽地试图解释一下。

“据我所知，死者是位圣人。”他说。

“更奇怪的是，”乌尔比诺医生说，“他是位不信教的圣人。但是，这些是上帝的事了。”

远处，在城里的另一端，教堂里响起了做弥撒的钟声，乌尔比诺医生戴上小镜片的金边眼镜，看了看挂在金链上的怀表。这是一块做工精致的方形怀表，一按弹簧，表盖就自动打开了：他正好失去了做圣灵降临节弥撒的机会。

房间里有一架硕大的照相机，象公园里的那些照相机一样，带有轮子。一幅幕布，上面是一幅海上黄昏的风景画；墙

上贴着各种儿童相片，上面记着有纪念意义的日期：第一次领圣餐，戴着兔子面具的、幸福的生日。多年以来，乌尔比诺医生每天下午都在这儿全神贯注地奕棋，一面眼看着墙上慢慢地贴满了儿童相片。有多少次他伤心地预感到，在这些偶然贴在一起的相片中凝聚着未来城市的萌芽，这些不知名的孩子将掌管城市并使之堕落下去。在这个未来的城市，他的光荣将灰消烟尽。

写字台上有一个陶罐，里面放着几只海豹样子的烟斗，还有一盘没有下完的棋。虽然乌尔比诺医生有急事在身，而且心情也不大好，但他还是忍不住去研究一番。他知道这是昨天晚上的棋。因为他知道赫雷米阿斯·德圣阿莫尔每天下午都下棋，而且还要同三个不同的对手下，并且能坚持到最后。下完棋后，把棋子和棋盘全部放进一个盒子里，再把它放入写字台的一只抽屉里。他也知道赫雷米阿斯·德圣阿莫尔总是执白子，在那盘没有下完的棋中，再走四步，白子就必输无疑了。

“如果是他杀的话，这里会有明显的证据，”他自言自语道，“我知道只有一个人能下得如此精彩。”如果他不调查清楚为什么这位向来都是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的不屈战士，会在这场最后的战争中半途而废，他就不能活下去。

早晨六时，当守夜人作最后一次巡逻的时候，发现这所房子面向大街的门上钉着一块牌子：勿敲门，请进，敬请通知警察。不一会儿，检察官带着实习医生赶来了。他们检查了整个房间，寻找除了充斥在房间的苦巴旦杏味道以外的其它证据。但是在查看那盘棋的短短几分钟内，检察官在写字台上的几张纸里发现了一封致胡维纳尔·乌尔比诺的信，信封上用漆封得严严实实，所以为了把信笺取出来，只好把信封撕破了。医生